



萃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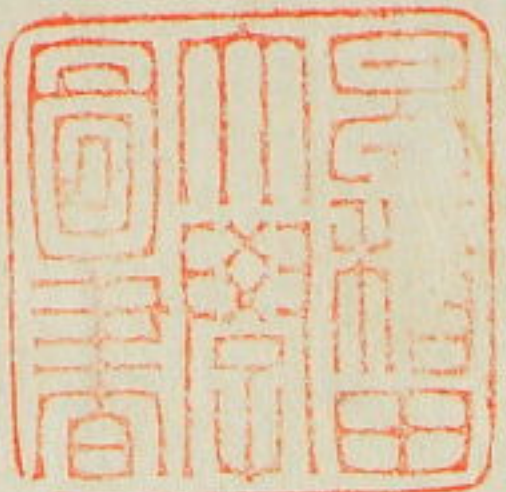
羅山文集

貳



曾
778
74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記一

武州先聖殿記并詩

昔孔子沒後戰國紛擾秦項爭亂漢高祖平天下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孔子雖千古之聖而不得其
位漢祖者萬衆之主也太牢者祀王者之禮也以
萬衆之貴而祀孔子用王者之禮可謂尊奉聖教
之至矣其開四百年之洪業宜哉禮曰釋奠于先
聖先師後世建學釋奠釋采于孔子而追王之則
濫觴于漢祖其禮考中華歷代之志可以見焉

我朝自古崇儒教久矣敏達帝甚愛文史不好異
端天智帝龍潛之時與大織冠共學周公孔子之
訓於南淵氏至于文武帝大寶元年詔始釋奠聖
武帝勅吉備公替其儀據禮典益備器物以設禮
容自是以來有大學有東宮學有國學其釋奠春
秋二仲用丁日使博士諸生論經義或賜宴或授
爵或受祿世世例爲恒式誠治世之巨典太平之
盛事也雖然近代國在艱虞人亦多歧故儒禮之
名僅朔羊而已慶長之初源大君撥亂反正闡
國一統文武相繼威惠兼施以駿城爲麾下之天

府予奉仕之有年矣嘗請營家塾聽相其攸有事
不遂會大君棄群臣歷十餘歲後庚午之冬幸
蒙鈞命得賜其地于武之上野且辱受兼金之
恩賚乃雇工構小塾立書庫於是尾陽亞相源義
直卿有勇爲之盛志經始一厦置聖像及顏曾思
孟像號曰先聖殿又其祭器具備以寘之予拜其
嘉惠之辱雖古之國學不能加也孟子曰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嗚呼倫理綱常之不振滅者誠賴孔子也誰不尊
親哉是又今日治平全盛之功效也至敬無詞故

系之以詩其詩曰

道叙三綱家國全學因四代古今傳
牢祠草創卯金日釋奠權輿大寶年
威鳳感時雖避地衣龍贈位久飛天
武州精舍雀相賀聊採溪毛可薦籩

寬永癸酉二月丁卯五日

道春拜書

孔廟興基故不拘年序載於記首

能因法師舊跡記

能因法師者左大臣橘諸兄十代之孫也
本名永愷父曰肥後守元愷永愷補文章生
號肥後進士

後遁世改名能因號古曾部入道善倭歌
此道昔無師第至能因初以長能為師
果然否嘗有秋風白河關之詞世以為
美談兵部大輔大江公資五條東洞院
宅庭有大櫻樹每年能因自古曾部入
洛往玩其花花亦依人而其名彌顯後
冷泉院永兼四年禁裏歌合時能因獻
倭歌有三室山楓龍田川錦之句不亦
榮乎其餘詠歌繁多不可枚舉也攝州
高槻城邊有其舊蹤今畧書其姓名以傳
于後世云

慶安某年某月某日應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

大江直清求之而作

小侍從舊跡記

待霄小侍從者姓紀氏武內宿祢苗裔石清水別當光清娘也仕近衛皇后多子治承四年八月中旬旬德大寺左大將藤原實定自福原歸洛一夕詣皇后見月時小侍從陪侍翌朝歸福原使藏人傳語因示倭歌小侍從酬之多子者實定妹也小侍從好倭歌嘗有待霄聞鐘之語故稱曰待霄小侍從其所詠歌多載在歷代勅撰可謂閨秀也俗傳焉

攝州高槻城畔一里許有其古跡聊記之以為證焉

慶安某年某月某日應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求之而作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天保二文政十三庚寅臘月辛卯春二月二十七日抄出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記三

詩仙堂記

詩仙堂爲何而作也石川丈人爲避世以遊而作也丈人者參州泉莊產而累世士林也嘗仕大神君眷遇不輕余之舊遊也每暇日讀書賦詩自勵氣義乙卯之役于令先登於難波城櫻門刺擊斬獲以顯其名及大神君振旅之日而後丈人不出而善仕老母以養之遊事藝陽者有年矣至於杯圈口澤之氣存焉拋毛義之檄乃來洛陽

相攸於台麓一乘寺邊伐愚木剝奧草決疏沮洳搜剔山脚新肯堂揭中華詩人三十六輩之小影于壁上寫其詩各一首於側號曰詩仙堂余在東武與丈人詩笥手書千里面譚其論詩仙數矣癸未之冬余因官命入洛會其來問共喜殊甚一日幸應煙景之招與春齋同往丈人屣履迎之即入衡第到其堂直升其樓滴一路之空翠洗九陌之市紅快哉振衣台岳則杉嵐晴而自含輝濯足鴨河則水月流而彌澄清西瞻鳳城仰玉澤之未竭南望鳩嶺敬神威之如在四宮河原之亘左方也

憶蟬丸之蛻塵埃二條天府之峙右邊也知虎賁
之嘯閔門況夫王造城之在眺中也何忘我鷹揚
而雄飛彼鳥合而蟻同哉昔爲害今爲要更其旌
旗嗚呼江海之身魏闕之心丈人有焉爾乎四顧
多景難盡述也至若巖腹噴泉溜爲細長之溝雖
可以流紅然可欲濯無塵纓菊殘傲霜坤裳獨不
與衆色共衰杜庭纏風乎陶籬見山乎德之惟馨
乎松栢之後凋也竹筠之有心也芳草之不喚愁
也佳木之迎人也奇石之如山者幾拳拳也皆是
白地所見也佳境得人而益佳乎堂後有室其間

架則藏書之房也一小閣噦噦其冥則所寢息也
室背有厨筐筥錡釜竈突井砌箕帚淨掃厨外有
一字銀鹿樵童居焉喚則應焉指而使之吾儕崇
朝晤語具雞黍設茶菓不覺日之暮也潭州楊中
丞作東池之堂選其賔戴簡以居之僉云離世樂
道者也山增而高水闢而廣以地之勝得斯人故
也然簡依中丞而堂已興矣今丈人之營構由已
而不由人過簡遠矣然則其離世而樂亦遠乎昔
有一士禱久矣一夕上帝憐之使神人降問之請
曰願衣食僅足道遙山水神人告之曰是上帝之

所惜也不可及也如富貴乃界所求也今丈人避世而遊則不求世俗之所欲而得上帝之所惜乎此談與詩仙共何容易哉其衣服形貌或考諸時世或彷彿設色斯舉未嘗有之自此作古可謂奇觀也固是後世之流芳也以其所好知其所蘊就中見夫咽雪旃而凍餒不死非軀壽堅久乎生乎典午之世爲無懷氏之民非長年乎有仙風道骨者一斗百篇飲中仙乎讀之如麻姑爬癢者聖於詩乎遊戲於斯文者託名於衡山道士乎餐荔丹蕉黃于羅池者且其食蝦蟆乎梅花之壽不愧大

椿者非遐處士之魂乎備元會運世于方寸者非死而不亡乎宋帝稱呼奇才者非玉堂香案吏乎謫在入間八年者老作艷詞何隨泥劫乎若夫寒山靈徹者金仙氏之流垂而仙釋同塵者乎其則欲使墨客具眼評詩如劉向葛洪之評神仙可乎有說於此唐僧皎然詩品中有詩仙又宣宗帝稱白香山爲詩仙然則此語蓋有所据有說於此醉翁者一代之文宗也何待劉葛之眼不然翁在藏書集古琴棋酒之間自稱六一方今於三十六仙之間而添丈人則謂之六六一亦可也然醒而

不醉其枝癢欲倩麻姑歟如麻姑者詩仙之最乎
夫詩者人之言志也有正有不正能得其正則興
觀群怨之意忠孝之至教誨之餘至于動天地感
鬼神惟夫事君有力臨戰有勇養親不倦遺佚不
怨亦是丈人當知其教也若推而揚之西山有採
薇詩商頌有採芝歌南陽有梁父吟皆是避世而
樂者也下視東池堂以爲蟻垤也山不在高有仙
則名今山以堂而增美堂以詩仙而不朽不亦幸
乎庶幾其所好不已所蘊愈篤則壁板之後素爲
禮後山中之綠竹有斐君子乎至是避世乎避人

乎言未既丈人屢請爲之記諾吾將書之而夜參
半與春齋共歸他日丈人復促之弗措詩仙之數
准本朝之歌仙業已前書言之故今記所見所
思以應焉

寬永二十年癸未之冬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終

天保二年辛卯仲春廿九日抄出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記四

忠信曹記

豐臣相國秀吉公賜忠信曹於本多中務少輔忠勝曰此兜鍪闔國除卿無可被之者吾亦不能也此誠勇士之美譚也令畧美濃太守忠政其弟出雲太守忠朝皆慕父風忠勝家素有一曹號曰鹿角傳之於忠政授忠信曹於忠朝忠朝歿後甲斐太守政朝嗣是以傳為家寶其為制也鍊銅錚錚其大如常堅而輕古而剛前檐及額後檐連二札

而及頂副以鐵面覆輔車及衡而包頤雙眼有孔口鼻有竅眉毛隱起于思金色著之則閃其中密其外矢不能貫銃不能破戈不能搯劍不能刺可謂武器之貴者也此兜鍪蓋掌出自紀州熊野神宮或人獻之于秀吉公其所據可知矣嗚呼世人唯知忠信之勇未知其意也其勇雖在血氣而亦非無義也及義經之出奧則有從亡之志乎其射菊王則有不及兵之義乎其拒昌俊則有于振誰何之警乎其吉野使靜女舞曲則有平城傀儡之奇計乎又衣義經衣則有忠父紀信之風乎其

入洛隱居則有吞炭漆身之意氣乎况又義經之
存沒未可知乎其與有李相關而自裁則與東縛
就戮者相遠矣由是觀之不可謂無義也士為知
己者死孰謂忠信忠於義經不忠於賴朝哉若夫
其事不成則命也於義何論成敗乎昔荆軻雖既
沒千歲有餘情今壯士聞忠信之勇誰不慷慨存
則其人亡則其器有志者又何論亡與存乎忠信
雖死而不亡者唯在此兜鍪乎嗚呼宜哉太守傳
持以為家珍不亦可乎庶幾有義有勇永振家聲
也豈止忠信而已哉太守請余索誌其事於是乎

記

寬永三年冬十月日

又

本多内記政勝君請余記其家所傳之忠信曹事
嘗聞此曹豐臣相國以賜中務少輔忠勝其勇名
則人皆所知也忠勝以之傳于雲州太守忠朝忠
朝以之傳于甲州太守政朝政朝以之傳于君其
累世所寶可知而已按夫中華之兜鍪始自蚩尤
之鐵額而後臨軍旅者無不用之也於天子則武
王之戎衣於諸侯則魯公之所善穀於大夫則卻

至之所間蒙其餘魏平之三屬秦士之料頭有多
力而著焉有跳躍而脫焉始置不論 本朝之武
裝權輿自神代制作于人世方武事之殷也源太
產衣者賴朝傳之負盛唐皮者重盛傳之加旗義
負之薄金也尊氏之小祛也世皆稱羨其家傳矣
而今君傳此曾以為武庫之寶則其他利器之多
且備整亦可以見焉古人云惟甲冑起戎惟干戈
省厥躬然則起戎之法制省躬之教誨思而勉之
則可以全身可以克敵可以保邦家可以為公侯
之干城余所期望益在茲耳先是甲州太守既使

余為之記以述忠信事今又應君之求之再申涉
筆

寬永十七年七月中浣吉辰

寄進 東照大權現之馬角記

武州江戶有駿馬班駁連錢兩耳下有角至春角
解不日又生二十年來每歲如此角長二寸餘其
端如鰓粟稍屈曲可謂奇物乎聞昔周之末燕丹
之時馬生角世皆怪焉雖然大明萬曆辛丑之歲
沔陽有一紫騮馬頭生角長二寸許色如象牙而

紋理亦如之有盧科見者獲之遠之考於燕丹近
之勦于沔陽則世何無非常之珍乎故夫鳳臺牛
黃鹿玉狗寶之類無則已矣有則珍矣奚怪哉今
捧此馬角一雙謹以奉進呈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之齋庫嗚呼比其諸寶雖為遼東之
豕表此寸舟似薦澗邊之毛者乎

寬永十三年孟夏十七日代河部對馬守重次
作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天保二年卯三月朔抄出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記五

觀世重次太鼓記

秦氏之舞曲權輿于河勝而後世已久矣就中其
名鳴於世者大和國秦氏信所謂圓滿井金春禪
竹是也其子氏元宗印子元安禪鳳子喜照宗隨
子八即喜勝及蓮子安照禪曲子氏勝精本子重
勝宗竹子盛勝自禪竹至今為九世及蓮弟彌七
即喜家號道壽學太鼓于金春權頭喜家子又右
衛門重家號宗可既傳其技兼習太鼓于國廣國

廣號宗伯所謂觀世與左衛門似我是也重家遂
改權頭流爲似我流其子左吉重次幼習此藝被
稱于世慶長十九年重次歲總二十來在駿府八
月二十日本多上野介正純永井右近大夫直勝
奉鈞命令重次改金春座爲觀世座以敏于其
術故也時金春大夫在大坂拜此奉書獻其返狀
即有旨畀觀世大夫忠親以爲後券欲不使重次
復舊座也正純喚忠親及結埼座之老者述命
令重次稱觀世號也似我有一子曰與五郎善擊
太鼓歿於坑紫而似我亦物故遺言以其家秘譜

寄觀世大夫宗節令無紛失宗節妹與宗可毋爲
親戚故忠親以彼秘譜悉皆授重次片紙無所遺
漏寬永十七年仲冬二十九日於江戸營中有饗
宴舞樂時近臣奉旨曰聞往歲於駿府嘗以重
次弱年時既有御後日可爲巧手其言於今有
信且僉云似我以來之良手也賞之須許紫調從
四位阿部對馬守自御簾內持紫緒出授太田備
中守資宗共登舞臺召重次而對馬守述恩許
之旨資宗居之於金泥扇以畀之重次拜戴而退
既而對馬守重諭台命曰觀世與左衛門者昔

年之佳名也。自今以後，重次亦宜稱此名。重次伏拜感謝時，重次歲四十六翌日，思想觀世與左衛門云者，我徒之嘉稱也。雖拜賜之辱，奈冥譴何哉？可畏也。不若辭退之，乃訴陳于備中守時，劔客柳生氏聞之，達於台聽時，有旨名于一藝者，欲避此號，不為無謙，而可有冥助，不可有冥譴。唯須喚稱焉。重次愈恐悅焉。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賜暇還鄉。豫請仲春值南都春日社前舞樂，俗曰擊紫調太鼓，便被許之。寺家社家并中坊等，昏議令金春大夫八郎於神前舞三輪金剛大夫於興福寺。

南大門舞泉，即猩猩，乱重次於此。三番共援其柁，闌鞞曲節，齟齬辭辭，一鼓聲高，衆樂停者，歟。聞者惜其闕，不知厭焉。中坊錄其番序，馳驛告事于備中守，遂以聞焉。頗恟其旨，且失紫調為上青調。次之，或有所望，請所攀援，而後幸被允許者，蓋有之乎。重次未曾有所期，然至于如是，則其名不虛而傳於後昆也。重次屢來求我，記其事而弗已。其在駿府事，吾亦嘗所聞也。其餘事，則自云人皆所知也。奚疑哉。遂書以遣焉。

此記因脇坂淡路守安元為重次懇求之故。

不得默而作

大藏正重巨鼓記慶安三年作

古之所貴朱紫其次綠皂黃綬所賜功臣達官有
差至李唐賜紫浮屠道士等比比不絕而不甚多
以其貴色也故聽許者莫不榮焉夫金有紫磨繡
有紫烟中有紫綸簫有紫玉之類所嘉稱不可枚
舉也然不預命賜則未足以爲榮大藏正重及子
正幸以巨鼓藝鳴於世由是 大樹幕下賜紫調
緒于正重誠是其家之榮何以過之哉太田備中

太守源資宗久世大和太守源廣之示一卷謂余
曰此乃彼所私記而其事不虛懇求書一語余依
二太守之請不克峻拒凡名于一藝者無不庸者
所以勸人也今賜紫調緒亦是耶永授之兒孫以
爲至寶可以傳家而襲紫其榻榻鏗鏗紫韻紫響
相叶律呂之調可不思乎勉哉

慶安元年四月日光山 東照宮三十三回

齋會時正重有此恩榮其事詳在彼私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天保二年辛卯年三月七日抄出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論上

爲政以德論應 台命 慶長年中駿府作

爲政以德則無言而四海化行故不期而到不賞而服不利而悅問之朝朝不知問之野野不知百姓不知其所以然天下無得而名焉譬諸星之共北不亦可乎至於王者之治則設矩以備衰曰思無邪者亦唯欲教人而歸正道耳事父而不順於是教之孝于祿而有疑殆於是告之寡尤悔術而爲異技左道不祥之言於是戒之異端人而無信

於是稱之無輒古今治異而道無隆污故述其所
損益淫祠無福故以為諂不能為宜為故以為無
勇由茲見之一篇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云德
云豈外求哉藏之胸臆而乃國服

夢帝賚良弼論

理之所主謂之帝也理之所出謂之天也理之所
生謂之性也理之所聚謂之心也心也者形之君
而人之神明也性也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也者
又理之所從以出者而帝也者乃是理之主宰者
也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亘萬世而一也天

人亦一也理一也世之人唯惑於玉皇大帝而不
知理之所主之在我也見蒼蒼之在上而不見理
之所出之在我也非蒼蒼之上別有一人以為主
宰而我心帝有在矣非蒼蒼之正色之在上以
為形體而已而我心之天亦有在矣故在天曰天
曰帝在人曰心曰性故云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
古今亘萬世而一也天人亦一也理一也是以聖
人與天地同其德故聖人之求賢愛民憂天下之
心與天地生物之仁心何異哉昔商王高宗恭默
思道夢帝賚良弼遂得傳說夫人心感則動動而

爲夢晝之所爲者夜之所夢也然有善有惡感動於善則高宗之於傳說孔子之於周公夢也迷惑於惡則文帝之於鄧通玄宗之於李耳亦夢也彼夢也此夢也一善一惡可不慎乎於是乎愈信聖益聖愚益愚也且夫高宗之爲人也舊學于其盤群臣稱其明哲今也宅憂亮陰恭默思道之心孰爲不有求賢愛民憂天下之心又孰爲不有感天地生物之仁心哉高宗之志不得不動天地之氣天地之心不得不感高宗之志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者信哉於是天降傳說以應高宗之

求高宗爰立作相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於是乎玉皇大帝者我心之帝也蒼蒼之色者我心之天也恭默思道純一不二者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也是則所以事天也故程子曰上下一於恭敬則以是事天饗帝由是見之恭默思道之心是亦所以事天饗帝也故其念慮之字精神之格夢寐之間至如是此理昭昭不可誣也故云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亘萬世而一也天人亦一也理一也或曰高宗素知說賢而恐群臣之不聽以託之夢如何對曰此僞也聖人無僞

曰真人無夢如何曰此莊周言也非吾書所言也詩詠吉夢之祥禮建占夢之官於是愈信聖人之無偽而有夢也

惺窩曰夢論甚得意奇妙奇妙

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者哉必及其身論

仲尼出於周之末而數稱唐虞夏商矣而曰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者哉必及其身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今聖王之迭興也有所因爲有所損益焉所因爲者萬世之大經也綱常是已所損益焉者古今之通義也禮樂是已此所云古之道者蓋謂

禮樂也非謂綱常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流夫生乎周之世而改周之制則其及不亦宜乎故仲尼曰吾從周

吟風弄月論

聖人以孝弟忠信爲教曾點所願則學孔子也而浴沂風雩何也考亭以格物窮理爲要朱子所願則慕周子也而吟風弄月何也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曾氏之風月乎若非孝弟忠信其不可得也心節清冽胸宇灑落茂叔之風月乎若非格物窮理亦其不可得而致也若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

善也而尚有數數之譏況於知道乎謫仙醉而捉
月凜乎其不可留也而亦死而不吊者三居一於
此況於見理乎際諸曾周天淵不啻人人浴沂風
雩然與曾氏如何家家吟風弄月然與茂叔亦如
何哉世人唯知天地之間有風月而不知我心之
中自有風月也若知夫風與月乎則無時無處不
有風月之可吟可弄何天地與我心之異之有嗚
呼誠身之樂萬物備於我豈翹風月而已哉然誠
身之樂豈在孝弟忠信之外乎哉且其爲人也孝
弟忠信未之有而後格物窮理者亦未之有也是

所以聖人與曾氏之志朱子得周子之統者也然
則所謂吟風弄月非逸遊也亦非玩物喪志也亦
非若騷人墨客然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此非程明道之詩乎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
風來面上吹亦此非邵康節之詩乎嗚呼二老風
流之人豪哉

色論

或曰色之易惑人也古今惟多道術不可恃久米
仙人見浣女白脰失其五通定力不可必滋賀寺
上人握京極息所之手發歌詠加之玄昉傳法高

僧也通于藤太夫人紀僧正密宗碩德也見深殿
皇后迷爲鬼魅道命阿闍梨注目於和泉式部其
迷不解西行法師隱遁之人也能拋武衛之銀猫
不能忘江口之女平相國忍人也而不殺牛若以
常葉新田勇士也而怠于伐寇以勾當内侍由是
視之戒色之昌言銘于肝谷曰固然項羽之猛獠
也慷慨于虞考劉季之雄偉也悲泣于戚氏蘇屬
國之節義也懷彼胡腹胡澹庵之忠直也眈夫梨
渦而矧於它人乎男女之道有大欲存而人情之
常亦天叙也而于荒于淫是甚可戒矣

以上五篇慶長年中作

土塔三尺論

群書皆稱堯舜之有天下也采椽不斷文綺不衣
土塔三尺甚言其儉陋余讀尚書賓于四門且言
日月星辰等衣裳蓋闕四方之門賓送諸侯未必
隘陋也費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冕旒衣裳未必粗
賤也若其禹之惡衣服卑宮室而誠峻宇彫墻則
憂天下慮後世也后世墨翟之徒出而假有虞夏
后之事其言過於儉遂至于使趙高之輩說二世

以此而比舜禹於匹夫傭奴曰如斯而有天下奚
用爲哉不亦已甚乎宜哉亡其躬矣余想不驕不
陋唯其禮而已不泰不儉唯其中而已夫舜禹世
質時遠然既貴且富如何其居匹夫之宅服匹夫
之服哉故今直據尚書以示其不極儉陋也雖然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後世之驕君不可不誠

太公論

諸書皆稱太公一老漁父而已余校之經則詩云
尚父鷹揚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太公亦居

其一焉孟子曰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西伯養
老而歸與伯夷同稱以天下之太老且其女邑姜
配武王有大國之齊夫太公年七八十餘西伯又
老武王亦必未壯年如何武王及此時未有室家
而卒納一漁父之女爲元妃夫人哉齊視諸國爲
最大而以周召之至親大功封于魯燕如何封踈
賤之漁父於齊之大邦哉余想太公者本以太岳
之後相繼封於申呂而爲東海上人則齊乃其故
國邦由是觀之舜之耕歷山伯夷之餓首陽太公
之釣渭水皆是國君州伯之避世遁國而寓於鄙

事者也周衰道廢戰國說客縱橫之徒恣振辯舌而齊東野語之所云世人不察焉幸有孟子出而闢之廓如也於是人知伊尹之不割烹百里奚之不自鬻不亦快乎余於太公之事有疑已久頃見古今人物論及瑯琊代醉編有虞舜許由非匹夫論始覺余之疑之不苟也故知太公者以侯伯之裔賢而寓於漁文王用之邑姜亦賢而為好逑武王納之如此而后大公之事余何疑哉或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可不慎歟故賢則雖匹夫而舉之堯之於舜是也雖賤而師之

湯之於阿衡文王之於太公是也或出於版築或起於魚鹽皆是賢而被用之類也今若子之論則貴愈賤賤愈賤而雖有繼絕世封後裔之事而無有尋野賢舉逸民之義歟曰不然也人唯知太公之為一老漁父而不知其為封君之後知其為武王之外戚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封於營丘而不知其東海之屬齊也故今就太公以言之耳若夫無文王則必終於海濱而已然則貴未必貴賤未必賤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何必如子言哉

土階三尺論太公論共是 先生得意之文

也惺窩亦贊賞之

春秋劈頭論

春秋劈頭論出焉或人問其題名之義對曰朱文公曰唯這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是所以題其名也春王正月此經開卷第一義也或問春秋者魯史之舊名耶抑孔子創名之耶林子曰魯史之舊名也孟子以晉乘楚檮杌而對言之且云其文則史韓宣子嘗觀易象魯春秋以爲周之禮則孔子以前既有春秋名也明矣宋劉質

夫謂春字似孔子所加而朱子無取之曰孔子述而不作易曰贊詩曰刪書曰叙禮曰傳皆述之之謂也獨春秋曰作則此非其創製乎若然則名春秋亦非孔子之意乎曰不然其祖述憲章尚矣獨於春秋自稱曰其義某竊取之則雖因舊史與初作齊由是而言作春秋既作之後自題其名云者不足以信也歟詩書禮易之名未嘗改舊奈何獨改魯史之舊名哉曰先儒說非天子不改元隱公諸侯也曷爲擅改元乎蓋曰平王四十有九年春正月而魯自稱元年哉曰紂雖暴天子也西伯雖

聖諸侯也而猶服事殷書稱九年大統未集唐孔氏雖有西伯改元之說然歐陽脩辯之至如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當紂三十三祀此時武王未爲天子何不云紂三十三祀而云十有三年哉西伯受命之年若不稱一年則必稱元年歟武王嗣國之初亦然若其不然則所謂九年云十三年云者自何年而數之乎推此類而執簡者書殷湯十八祀王即位不書桀五十三歲何不可之有左傳鄭子家與書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又曰文公二年六月壬申而不稱周王之年由是見

之當時列國各自紀其年若不然則諸侯之史無所繫事歟曰春王正月三代正朔不同或改時與月周建子爲歲首左氏所謂王周正月陳寵所謂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是也或改月不改時宜書冬正月而書春則假天時以立義也或時月皆不改宜書冬十一月而書春正月所謂行夏之時之意也或周本改正朔魯國史官奉而從之或孔子筆削改易舊史或就舊文而不易之若是異論不知孰從曰此是以朱子之賢猶云所不易說也況於末學乎雖然彛測之則以其書元年而知從周也

夏曰歲故胤征曰每歲孟春商曰祀故伊訓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周曰年故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
春秋從周故書元年不書元歲奈何記周時而用
夏令哉曰虞書稱九載三載二十有八載而稱定
四時成歲又稱歲二月東巡狩周公歷述殷王之
享國而言年不言祀孟子稱禹八年於外而不稱
八歲然則歲祀年豈不通用乎曰虞書稱歲則前
乎夏亦以建寅爲正可知也況又虞書多是夏世
所記者乎周公孟子之語蓋自周人而追言之也
若夫太甲元年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其所追稱亦

復如此詠微子之白馬則知其有容於周廷見箕
子之稱祀則著其不臣於武王歲祀年三字雖互
用而於事不亦謹乎曰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則曰
行夏之時今春秋從周令何也曰不可一際論焉
一歲寒煖之候夏時爲便所謂欽若昊天敬授民
時者也故夏后氏以前皆用建寅春秋循文武之
道而不改也時王之制令雖孔子何爲擅改哉故
三代之禮雖相因然所損益可知矣其告顏淵以
四代之禮樂者孔子兼存之從其善耳備在春秋
中示法於百王何必獨在春王正月而已哉雖曰

放鄭聲而詩不刪鄭風雖不存楚於國風而春秋
書楚又雖有鄆風而春秋無鄆由是觀之雖曰行
夏時而春秋不能不從周平王之詩降爲國風僖
公之頒躋廁周商於韶爲盡善於武爲未盡善是
雖欲從周而復自有不能悉從者在焉此孔子之
微旨也於春秋存在可以觀矣所以其告顏淵者
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曰其從周猶有說乎曰所謂
魯有君子一變至於道昭公知禮遲遲而行其眷
愛如此春秋列國之君皆書卒獨魯侯書薨又雖
弑焉而不書弑其親之貴之以魯從周故也况周

乎其從周尊周之意不言而可知矣奈何春王正
月不從周也故曰吾從周春秋道名分何爲皆周
哉曰建寅之春本堯之欽天而百王常行之宜也
周改冬爲春則當書王春而今書春王何也曰傳
云王次春正次王是其序也然疑春則非時王之
所得而改正朔則任時王之可自改新由是雖
周復似不改時故有王春春王之嫌先儒謂假天
時以立義者蓋以此歟談何容易夫月改則春移
春移則時移周於三正以建子爲春謂之天統則
何違天時哉故王在春下正在王下所以天人一

體示教於後王也其體元而居正則諸儒先有成
說今奚贅焉虞夏商之書或紀月日而不紀年或
紀年與時不紀月日或紀時月而不紀年日至於
春秋獨連書年時月日是與他經不同故讀易則
不知有書讀書則不知有詩讀詩則不知有禮讀
禮則不知有春秋聖人之制作如化工之變應而
六經一也其體不一是以今不援他經直以麟經
可證周改時月凡物爲災則書否則不書按隱九
年三月大雨震電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大

無麥禾僖十年冬大雨雪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成
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定元年冬十
月隕霜殺菽是等之類於周時爲災於夏時不爲
災春秋若用夏時何足以書爲異哉然猶疑用夏
之時以冬十一月爲歲首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豈無大事哉必有可繫事於冬十一月以別餘月
而使入知爲歲首而今無一有之其改時月也明
矣不待援它書之證而可以知焉曰公羊傳春者
歲之始也何休曰昏斗指東方曰春又曰周之正
月夏之十一月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程子曰春

秋書八月大閱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改月可見矣而春不改矣冬之不可為春猶如寒之不可為暖夜之不可為晝萬古不可易也書王正月以見周王之正朔行於當世書春以見天時之不可違故雖探支春於子丑月而一歲循環終而復始是假天時以立義然後行夏時之意雖不言之自在其中歟曰吾亦疑焉或人之言曰春建寅而正月建子則時與月悖若復曰冬正月則冬者歲之終也正月者月之始也始與終背始舍是而待來哲曰其引商元祀十二月與秦漢元年冬十月以

為周本月不易時不改而後冠以夏時何也曰是周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也如此則魯史每歲首當書冬十一月然以夏令則曰十月成梁以周令則曰十二月樂梁成卜偃謂十月號公奔左傳曰十二月晉滅虢禮記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謂十一月與五月也趙岐注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謂五月六月也不可謂月不易也其冠之以春者遂因前說而月不易為稍異耳周既改正朔孔子不改之而以春秋為天子之事者寓王法于此示天下後世也非必指改正朔也末學膚誦雖擬議先賢鉅

儒之緒論而朱子于茲嘗有欲言今僭焉言其所
欲言則聊不背朱子也曰周史所紀魯史所書孔
子所筆削可得而聞乎曰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或
曰鑿或曰飛元是過字也云有奔馬踐死一犬云
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云有犬死奔馬之下後世
詩客文人之弄筆者巧拙如此况周魯之良史爲
高古乎又况於聖筆乎文學如游夏尚不能贊一
詞也不亦謹嚴乎千載之下不易測其心雖然死
恭大夫揚雄於漢編卒晉徵士陶潛于宋年奪曹
魏之受禪以與劉備排武曌之號周以紀李唐是

取法諸春秋也今以類而推之則周史當書平王
四十有九年春正月魯侯息姑立魯史當書隱公
元年春正月公攝位或曰公即位是魯之受正朔
于周也周之達諸侯之志也及乎其筆則筆削則
削而後書元年春正月是筆之也書王於春正之
間是所加也不書公即位是削之也蓋竊取之義
不在茲乎曰其書王二月王三月者何也曰隱三
年王二月七年王三月夫三正者三王之所迭用
也今王之二月殷王之正月也今王之三月夏王
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何休雖

有此說然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如何休說則雖云以斗指東爲春而時月共自不能不改如程子說則雖改月而猶有不改時之意故先儒未定於一而今直依麟經以從周將爲定焉庶乎正於有道

過明論

古曰獯鬻黃帝之所逐也蓋今之韃靼也其投化而久者曰熟韃靼其新到者曰生韃靼其猾夏之戒其嚴乎殷曰鬼方高宗之所克也周曰玁狁宣

王之所伐也漢曰匈奴元魏曰高車部唐曰突厥曰回鶻及五季之時曰契丹趙宋曰遼當其寇掠之時乃驅逐之而去者不追故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不務外不拓遠唯能守中而不失禹服亦可也萬乘之多五等之列九州之廣何外求哉中國之爲中國也亦可也其曰狄曰胡曰羯曰縞曰虜皆賤惡之稱而獸類之犬種之也自後耶律氏雖盛於朔方然澶淵之役見趙氏之強而後爲兄弟伯叔之約干戈久止聘使互通殆百年完顏氏漸發遂滅耶律氏夫以阿骨打之勇力迪吉乃

之暴猛兀术等之善用兵無不有一日伺宋而不
克涉江且約且背一戰一和復數十年况有宗澤
岳飛張韓劉等之勤王之軍節義之士乎竒渥温
氏勃起孔熾遂滅完顏氏既而其勢益盛愈大乃
涉江而南趙氏將絕如縲方如是之危急猶有文
天祥粉骨于軍中陸秀夫抱孤于舟裏張世傑浮
海而沒謝枋得絕穀而死豈翹忠臣義人之志而
已哉周程張朱道學遺風之所廣罩也吾偶見大
明中世以降文武官人所著書乃稱今上德行政
事與堯舜何異哉漢祖唐宗不足比焉稱執事者

與伊傅周召何異哉蕭曹房杜不堪言焉豈非孟
浪乎至如稱學術與孔顏同此意濂溪明道唯秀
才而已其餘視之直下豈非妄誇乎稱文字則自
比左屈遷固而超越唐宋豈非杜撰乎稱歌詩則
浸淫漢魏追逐李杜而跨迨宋元雖然偶觸目則
其文章詞賦稍覺淺近而輕薄視之中州集元朝
文類則具眼者可知優劣然况於古人乎稱將帥
者謂暗合孫吳指揮韓白雖然我關白兵入朝鮮
彼來救之其百不能當我一則孫吳豈其然乎且
欲異先儒之說則或妄作某氏家諜或謾自托曰

發古塚以得奇異之書而屢議古人置先輩皆是
諂上誣下而自欺自衒者耶况天啓崇禎二十餘
歲之際君暗而貪臣曲而僞璫璧用事內外壅滯
賄賂公行風俗頹敗學術雜亂異同萬端黎民奈
何可堪哉於是闖賊獻賊蛾屯蜂起所到莫不脅
從所擊莫不偃靡闖據陝西獻據四川甲申之年
闖賊果破燕京有內應而城門不守賊兵且攻且
燒帝自經死后妃王子共殞命不大哀乎未聞有
一人可以碧碎者不甚恨乎獨吳三桂急往韃靼
頻乞援兵十萬而來擊會闖賊焚燕京大虜掠而

西三桂因發兵逐之走之賊雖相戰不得利乃奔
所掠之女子財寶大半而去三桂追擊不歸於是
韃靼人乘隙取燕京如入無人之地京師驚而愈
懼南京史可法聞之立萬曆帝孫福王為天子即
位于金陵韃人率兵涉江亦有內應而南京敗福
王為虜可法死之不亦痛悼乎於是鄭芝龍及弟
鴻逵立高祖九世孫唐王為帝於福州風聞丙戌
季秋之末韃人入延平而福京亦亂敗不知果如
何也夫以大明二百七八十年之流風餘韻而不
過二三年而內爛而亡外鑠而消何其急速也明

人之謗宋人者可以赧然三桂之誘韃人猶如唐
之借回鶻乎韃之入燕京暴於回鶻爲唐患乎然
則三桂之功與罪必有辯也可法之顛末雖未詳
知然身既死則無異論歟宜哉天祥秀夫輩雖死
如生是宋儒學問之餘力歟今之韃酋不可抗阿
保機阿骨打鉄木真忽必烈之氣勢趙宋拒之掃
之一百數十年久保宗社孰與大明纔二三年間
悉殲哉明人之詈宋人者可以螫口雖然三代始
舍是兩漢唐宋之引世與大明均是永長也而今
如此可以痛歎矣且誅言之彼曰我是淳維之裔

也瞽鯀之子有舜禹焉知淳維之不爲賢也匈奴
不可賤也以周大王之賢尚事獯鬻以漢帝之雄
略才謀與匈奴爲兄弟行共爲婚姻平禮通書以
唐太宗之英武而彼呼爲天可汗亦許之不爲不
可也元魏指劉宋蕭梁爲嶋夷狄斥罵中國人
則推喚曰漢然則北不必賤南不必貴且夫江南
者荆楚吳越之地而福建者閩甌之域也詩云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吳越大國雖僭王而春秋於吳
楚稱子者夷狄之也何得爲中國乎故遼與宋與
金分南北可以爲兩朝亦非無其謂也耶况又胡

元之混一南北乎曰不然今見其人物風俗則中國與江南古人禮義法制政事文章有猶在與北虜羶腥之卑而不知禮義去禽獸不遠者霄壤懸隔夫周南之風行于江漢之間則文王周公之德化及於楚奚疑哉太伯之至德教之於吳則越亦須受其餘波孰與淳維韓王信盧芳等之逃奔匈奴者哉不可同年而談也福王之所終李氏張氏之亂賊興亡未能知則復不得云如之何耳嗚呼惟命不于常可畏哉且惟典午之季五胡十六夷狄雜霸中國者猛強蓋世然或十數年或二三十

年皆僅不滿半百而滅唯古今之間胡元累業一百五六十年是豈非鉄木真窩閣台柁雷忽必烈父子兄弟伯姪相繼而雄武智計且用中國人物使爲政事之故乎今之韃酋所爲善惡未可知也就想蠻舶之往還於我者猶有在何其與中國不能相通而使蠢爾蛇種涉我域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國家者非散焉者之所議也狄與蠻雖爲異方然其獸心之所向何異哉戒之慎之奈何奈何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天保二辛卯年三月廿四日於益城郡砥用
鄉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論下

神武天皇論

論曰東山僧圓月字中巖號中正子嘗修日本紀
朝議不協而不果遂火其書余竊惟圓月之意按
諸書以日本為吳太伯之後夫太伯逃荆蠻斷髮
文身與交龍共居其子孫來于筑紫想必時人以
為神是天孫降于日向高千穗峰之謂乎當時國
人疑而拒之者或有之歟是大已貴神不順服之
謂乎其與交龍雜居故有海神交會之說乎其

所齎持而來者或有墳典索丘蝌斗文字歟故有
天書神書龍書之說乎以其三以天下讓故遂以
三讓兩字揭于伊勢皇太神宮乎其牽合附會雖
如此而似有其理夫天孫誠若爲所謂天神之子
者何不降畿邦而來於西鄙蕞爾之僻地耶何不
早都中州善國而瓊杵彥火鷲草三世居于日向
而沒耶神武四十五歲東征到安藝國明年入吉
備國比及三年修舟楫聚兵食其後至河內國與
長髓彥大戰于孔舍衛坂既而獲克遂殺長髓彥
入大倭國建橿原宮且夫以神武之雄畧其難如

不取之千本

此又何哉天孫之有天已貴神武之有長髓彥或
相拒或相戰是亦可恠焉想其大已貴長髓彥者
我邦古昔之酋長而神武者代而立者耶嗚呼姬
氏孫子本支百世可至萬世而爲君不亦盛乎彼
強大之兵雖見滅於越而我邦之寶祚與天地無
窮余於是愈信太伯之爲至德也設使圓月復生
謂余言何哉或曰吾邦以八咫鏡草薙劍八坂瓊
爲三種神器自靈神繼天而馭宇內固有神器惟
鏡惟劍惟璽乃出于天成歷代寶之今若子之言
則是亦異邦之寶器而出于入爲也奈何對曰太

送其肉已其其

伯之逃去時豈不有器物可提携襲藏乎其祖公
劉干戈威揚有以啓行太伯何不則乃祖之法哉
只讓天下而已想太伯不爲匹夫之行歟所謂端
委而治又可見矣於吳則有季札劍夫差屬鏤之
類傳于周則有赤刀太訓弘璧琬琰之類且古天
子班五瑞于群后想太伯何不執圭璧以爲信乎
然則所謂三神器與赤刀弘璧瑞玉類也耶若論
天成人爲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天人一體道器無間故有理則有物有物則有形
有形則有器夫物之有成也本乎自然譬如穿牛

為而之愧之已

鼻絡馬首人皆知拳繩羈勒之作在於人而不知
拳繩羈勒之作由於牛馬三神器之作亦猶是也
不獨此而已聖人之制作皆如此矣何恠之有且
余嘗推神書之意則三器者三德也人心之虛靈
不昧豎以茹之是智也非鏡乎人心之全德圓成
渾然如玉是仁也非璽乎人心之剛直果決義以
斷之是勇也非劍乎三器者神也三德者心也心
者神明之舍也是以一而三三而一未嘗始有異
者也蓋神本無方假器以象之心本無迹隨物而
應之天人之際微矣哉豈以毫髮而隔哉爲入之

上而以三德治國家永可以保三神器之大寶若
舍德取器則抑末矣古之讀神書者知而不言今
之讀神書者詐而不知余是故聊論之此耳曰三
器既聞命矣今子云太伯與蛟龍雜處故有海神
交通之說然則女登感神龍生炎帝劉媪遇交龍
產高祖及赤電大虹玄鳥巨迹之祥史氏之所記
儒先之所論皆可廢耶奈何曰誠然也天地之始
未嘗先有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是天地之氣生
之也故有氣化有形化鳳凰之生異於衆禽神龍
之生異於群鱗物既有然者則神聖之生必有異

於人是雖理之變而不可謂無之也今余之所云
非謂之但就太伯而建言耳曰晉書載日本蓋夏
后少康之裔也按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
髮處江淮之波與鼉鼉魚鱉爲伍遂爲越國由是
觀之吳越共近于我邦一葦之杭往來之易以爲
太伯之子孫乎以爲少康之後昆乎是亦未可知
也子推之以爲太伯爲夏后必與圓月同獲罪于
時乎不若只從日本紀之舊儀而敬我邦固有之
神皇不亦可乎曰是亦然也太伯之事乃古人多
言之余不始言之少康之事晉書姑備一說誠是

上世之遠也不易詳知也余今生乎千載之下叨
叨及此子之駁余固宜雖然論于門者論于朝廷
者古之人行之孔子之作春秋記用周正其告顏
子則以行夏之時有公有私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若使余讀日本紀何必敢爲哉

綏靖天皇論

初神武娶事代主之女爲元妃生綏靖及神八井
耳四十二年綏靖爲太子七十六年神武崩先是
綏靖庶兄手研耳年長矣久行朝機及神武沒潛
謀欲害太子及神八井耳於是太子知之遂與神

八井耳射殺手研耳夫太子者國之嗣而君父之
所命惟重故太子一定而絕人之窺望今綏靖之
立也既在神武之時而久歷年序宜以爲後也手
研耳雖稍長如何在君父之喪不爲哀戚忽欲奪
而伐之乎其罪著矣若夫神武之不立長而立綏
靖者嫡庶之分乎賢不肖之不等乎寵替之異乎
不可知也唐太子建成忌秦王世民將殺之秦王
聞之乃射殺建成及元吉後之修史者書曰世民
弑太子建成而聲太宗之罪矣然遂有天下者太
宗也然則綏靖者吾邦之太宗乎曰神武之立綏

靖者以母愛乎手研耳若不肖則何不早為之處哉彼終神武之世行國事一旦逮帝沒而我弟為君於是思念我既為兄何其不為乎譬猶如堯崩而四凶之惡著矣耶綏靖未聞有如紂之惡也手研耳何不思微子之行哉是固有罪焉綏靖宜若無罪焉夫建成為太子而手研耳不得為太子世民未初為太子而綏靖早立為太子故曰宜若無罪焉然兄弟之相戮也何其悲也

又

綏靖元妃五十鈴依姬者事代主之少女而神武

元妃之妹也則於綏靖為從母從母之姊妹曰前母此則玉依姬者鸕草之姨也而以爲妻後乎此則推古者敏達之妹也持統者天武之姪也皆以爲后文武娶淡海公長女藤原夫人生聖武聖武亦娶淡海公少女光明子淡海公之於文武聖武猶如事代主之於神武綏靖也夫神武綏靖時世草昧想禮法未備乎彼不比等者制律令頒于諸州後世推之以爲大臣之隆盛然使妻于二帝是獨何哉不能無嫌疑者耶

懿德天皇論

懿德帝即位之元年者當于周敬王十年而魯昭公三十二年也是時蓋孔子年四十有二矣於是世俗之說論語迂曲傳會謂三善清行引范史以日本爲君子國所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何陋之有是也蓋君子斥懿德帝而又以乘桴浮海之嘆爲來于日本之證余欲其說不朦時人故表出以書之庶幾勿狎侮聖言

孝靈天皇論

孝靈帝五年近州地圻而湖水湛駿州富士山出論曰世所傳孝靈即位之五年近江國湖水初涌

而駿河國富士山乃見焉是日本紀所不載而都言道富士山記亦不言之唯民俗之所稱說蓋未足信也然開闢之時洪荒之代土壤之聚凝未必無遲速故山上有螺蛤殼者是水沫凝固也后世伊豆海薩摩海或生嶋嶼者亦史之記不可誣也或昔無而今有或古有而今沒或古今與天地俱在者有焉或前則立而後爲瀦或澤而淵而一旦枯作田不待人之築鑿也若今遠州荒井者俗傳大螺不知其數自山發入海其迹作海巨舟往來問津輻湊之類是也譬如人身有生而疣癭者又

有骨骸高大者有病而生癰癩者有腫潰破裂爲
陷穴者有瘰而結核者是人身血肉之變也水土
之變亦復如是故曰草木者毛髮也川流者血脈
也土者肉也石者骨也及其多而廣大也而爲山
嶽焉爲河海焉由是推之湖水不涌于開闢之初
而湛于後世士峯不出于洪荒之昔而見於中葉
是又未可知也況其所謂新山初見於貞觀之年
者都氏之記亦既有之乎言未已有笑于列者曰
子之所云水涌山出理或然乎夫水由地中行猶
有伏見不知土亦然乎近州之土移積駿州以爲

飛來耶以爲鬼神所運耶抑亦近州之地脉張突
忽達於駿州而墳起堆出以成高大耶唯其近駿
各州湖自涌山自出是於理爲近乎余答曰山有
飛而來有浮而來有神靈所造所謂飛來峰羅浮
山巨靈手迹之屬是也若論六合之內外則有常
談有非常談矣理其然哉而天地之間陰陽之運
鬼神之妙有常有變以耳目而疑所未視聽是見
鼯鼠墳地而不知地震之理聞地震之名而不知
陰陽相歷之義泥陰陽之迹而不知洪造之變化
故由道觀之天地亦物也而况區區一湖一山乎

然此則我邦之洞庭太山也故書此又春秋綱目
書物始之法也

開化天皇論

開化者孝元之子也母曰鬱色譚命孝元又娶伊
香色譚命生彥太忍信命是武內宿禰之祖也孝
元崩開化即位六年納伊香色譚命生崇神論曰
開化之烝庶母也中篝之言不可道也者耶夫君
者人倫三綱之魁也爲人之上有禽獸之行奈何
能治國家蓋開化者幸而免者乎及後世近衛帝
娶藤右相公能之女爲后帝沒居近衛河原謂之

近衛河原太后永曆帝聞其美欲納之群臣諫曰
唐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所謂則天皇后也除此
未嘗聞如此之例也其不言開化者蓋諱之也後
白河上皇諫而不聽永曆帝曰天子無父母遂納
太后于麗景殿今攷族系則近衛者鳥羽帝子而
後白河異母弟也二條帝者後白河子也以近衛
爲叔父則太后之於二條有長嫂之義不親授之
禮奈何侈欲淫放自爲配耦哉我於是乎錄開化
二條以并按焉嗚呼三綱絕矣亦孔之醜若夫伊
香色譚之再嫁近衛后之二醮共雖及亂而二后

之罪不如二帝之自速自作故數二帝而略二后
是以詩刺鷄之奔奔禮戒禽獸聚麀嗚呼聖人之
垂訓也嚴哉以上六篇元和四年作

按先生常有欲修國史之志試作此論然
文獻不足且字多醜駘以後無實錄而稗史
小說所記多可疑者未遑討論故其志不遂
而罷

七武餘論

直道往年寫七武篇故以今畧于此

山王論

剝啄客讀叢山之緣來將見主翁而有問焉應門
五尺之童謁之客問曰山王者何也對曰童子蓋
稱霸而不稱王况彼乎然嘗側聞焉周靈王太子
喬一旦仙去入天台山上帝入之上界官府命爲
桐栢真人右弼王桐栢天台之別稱也建其廟于
山中號爲真君祭之有效祈之必應俗呼爲山王
土地僧普明入天台爲智者弟子以講堂隘小故
欲改作之章安諫之明得巨材杉柱泛海送來章
安奇之其建堂之日感動山王自佛隴至干梵其

地大震亦是指真君爲山王也若夫後唐韶州靈
樹院僧如敏入地中又出曰吾與山王有舊其外
須彌山王等之號亦是蓋山神山祇山靈之異稱
乎客曰豎三點橫一點豎一點豎一點是何謂也
對曰山王之跡除今所說更無別義彼准六字三
點殊分拆之以擬一念三千三千一念之意蓋橫
三豎川之類也不足辯也曰吾國之昔唯稱日吉
神而已其稱山王者昉於最澄乎曰國史舊記日
吉神者素盞烏神之孫大歲神之子大山咋神是
也與異域他山之真君不可同年而語矣此山本

曰禪叡又曰日枝又曰比叡皆是假借之字也澄
赴唐傳台教歸來以佛法比于叡運山曰天台寺
配年號曰延曆客曰如童子之言彼何牽合附會
之甚乎雖然一句一字一畫一點非無其理則豎
三橫一等之說猶不貽疑乎曰提婆品所謂龍女
成佛於此經爲最要故拆提婆二字爲提波女三
字拆妙法二字爲少女去水四字即是附會也皆
是後來台徒之戲論也雖然般若多羅路行跨水
之讖幸字脚邏沙之謎若斯之類不少余何饒舌
將入戶客曳其袖曰白鬚神者湖水之主乎其與

佛晤語有之乎曰然杭州西湖有靈謂之湖光鬼神
神之馮山水者宇宙之間昭昭矣其云見湖水七
變爲蘆原者假麻姑見東海三爲桑田而設此說
雖然世稱孝靈帝之馭寓近江國地并湖水湛駁
河國富士山出即七變之蘆原是何時乎釋迦不
來支那況日域乎客既知牽合附會之甚可以觀
矣若又以白鬚神爲讓此地於佛者又是定光神
人讓天台於智者之故事乎似則似也不亦牽合
乎曰彼山誅茅之初掘地時紅舌之讀經及木佛
解語樹頭放光等事果有之乎曰北齊武成帝時

并州東山有誦經聲就見之一舌而已彼徒曰持
法華者六根不壞故舌猶在又五侯寺僧雍州僧
常持經死後骸骨皆枯而舌獨存如是之例載在
僧傳浮屠之誇說真偽未可知也台徒慕其例譎
張之乎彼既云木佛有靈雖然又曰木佛不渡火
泥佛不渡水可謂衡決矣湖水既有光山中何無
光乎水之深也山之幽也自有精爽有時發揚光
輝何恠乎曰彼以諸神爲末以諸佛菩薩明王諸
天爲本配合之立爲七社且分上中下爲二十一
其所圖寫或帝王之容宰官之形或僧形或奇恠

魁梧之形是何謂也曰彼以分身言之耳大悲一
身化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
目以一心接之乎以無心接之乎雖幾百社可也
況七社乎夫日吉者社稷之神也鎮國之神也誰
迎異域之神亂之乎昔田氏自陳逃入齊歷數世
遂取其國廢姜姓爲田姓君衰臣盛臣爲其主客
強主弱客奪其家譬猶八百歲之猿獍掠虛星獸
之地自號申陽洞乎客聞而驚恠於是童入問曰
戶外有客詰山王而不已主翁笑曰王喬控鶴以
冲天此非天台賦之詞乎與日吉神何干哉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畢就睡客亦去

天保二辛卯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砥用卿寫
之
中村直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辯

欽明天王辯

欽明十有三年冬十月十三日百濟國聖明王使
大夫西部姬氏貢釋迦銅像及經論幡蓋上問羣
臣曰西蕃獻佛其貌偉麗不知可拜不大臣蘇稻
目奏對曰勿慮也大連物尾與中臣鎌子等言我
國家之治天下也恒以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春
夏秋冬祭拜有典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
帝曰卿曹言爾也然聖明之貢不可舍也誰奉斯

神者稻目替首請之乃賜像焉夫欽明者我朝之
孝明乎稻目者我朝之楚英乎夫二明之同名也
何爲明于彼而暗于此也若令帝踐尾輿鎌子之
言則可謂明矣不則遺千歲之惑不可謂明矣然
則欽明帝之爲明也何

十七條憲章辯

或問推古十二年夏四月聖德太子作憲令十七
條是否曰是曰其第二章如何曰不知曰其詞曰
篤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云云曰其十六可也
其此一不可也老聃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吁入于佛乎入于
老乎我則異於是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政事佛老之寶危孟子之寶安吁太子之不知之
不幸乎

蘇馬子辯

或問蘇馬子好佛是否曰有之馬子因八耳皇子
之勸最信佛法崇峻天皇語皇子曰馬子外雖崇
佛內甚詐譎其侈縱矯虐卿以爲若之何五年冬
十月或獻山猪八耳侍焉帝顧視曰安得如斬猪
頭切倭臣頭八耳私謂禍始於此時有蘇黨者告

之馬子募勇士漢直駒弒帝十一月乙巳駒入天
座馬子賜駒不嘗駒託功不慎有醜聲馬子怒縛
駒庭樹自射顛烏呼馬子之弒君誠佛之罪也若
使馬子知夫五典則豈如此乎爲人而不知五典
非人也夫名者實之賓也馬子駒共是人面獸心
而已其名固當昔者我孟軻氏闢楊墨以其無君
無父故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
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馬子非啻駸駸入於其
中而已至其犯上好亂之事則佛法之爲敵也大

矣不可不戒之

又

林子曰八耳弒天王或曰國史書曰馬子弒崇峻
天王其不同何也林子對曰八耳弒天王是春秋
之法也春秋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
弒其君夷實公子宋爲之而書歸生何也左氏曰
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胡氏傳云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
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
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其歸生與宋並爲

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
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
故以弑君之罪故于歸生爲後世鑒按八耳太子
曰蘇氏可謂奢侈然願陛下以忍恕覆億兆者仁
也及天王語之以猪頭斬鬻之言先馬子而不討
之而使其如是不足武也八耳爲太子攝國政馬子
爲僕射共向誅物守屋然則胡氏所謂夫二不從
之言皆有之可謂權不足也其後馬子疾革太子
使其剃髮自授具戒於是乎太子之黨于馬子也
明矣何其薄于天王而厚于蘇氏乎是亦好佛之

罪也夫烏乎此事若經聖人之筆削則必書曰崇
峻天王五年冬十有一月乙巳太子八耳弑天皇
故林子曰八耳弑天王

片岡餓人辯

或問推古天王二十有一年癸酉南天竺菩提達
磨來遊此方是否曰其年冬十有二月朔聖德太
子過和之片岡於時有飢人弊服襤褸而卧路傍
太子偶見之令問姓名不對作倭歌相酬答太子
與之衣食而死築墓而葬焉其時曾無以爲達磨
也後人之術于禪者附會以言之至如俗呼其地

号達磨墳又建達磨寺則益大及虎關編元亨釋
書爲之傳則愈亂真也我想其餓芋亦當時之異
人而已何以爲磨乎世人之惑也不可不解之或
曰文殊也又誣矣

光明皇后辯

皇后光明子者聖武帝之后而淡海公之女也甚
好佛勸帝造寺像國分東大寺是也又建温室令
貴賤取浴后誓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憚之后壯
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
化現阿閃佛林子曰皇后之去垢也不可莫大於

焉何爲如此哉是亦好佛之罪乎帝之不制后何
哉女惑男者光明子是也帝之不見之不聞之冕
旒蔽目乎絃續塞耳乎見之聞之而不制之乎實
不見不聞而不知之乎帝之惑也何哉亦復好佛
之罪乎或曰虎關曰光明子者婦人之柳下惠也
如何曰柳下惠則可也光明子則不可也至如此
則君不君婦不婦其位何在哉謂棄位而效不可
謂負者於光明后有焉或曰然則外在佛內在淫
乎曰云爾可也不云爾可也是則好佛之罪而已

還亡辯

沙門玄昉者義淵之徒也靈龜二年入唐留學天
平七年伴太使多治廣成而歸其后大死于筑紫
世傳初昉之在唐也唐人相昉曰玄昉者還亡也
子還於日本必亡矣不如留焉與其及之昉忌之
而不能無心於故國竟歸而遇害林子曰昔漢祖
嘗欲宿于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岑
彭伐蜀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
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故史臣論曰高祖
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
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是似

玄昉而實不然昉縱在唐亦有淫惡何全身乎雖
歸朝若無淫惡何生災乎昉之淫也蠱也皆可謂
惡矣支那本邦易地皆然虎關所謂雖有才行不
治者不爲丈夫也者吾有取焉然亦其名是一奇
乎

又

或問藤廣嗣靈殺玄昉有諸曰有之天平十八年
夏六月筑紫觀世音寺成昉爲慶導師乘輿入殿
忽空中捉提昉不見其形昉騰不見後昉頭落興
福寺唐院其頭上有玄昉二字故知爲昉也初太

宰府都督司馬藤廣嗣妻美昉通花鳥使司馬噤
之故與藤氏有隙十二年廣嗣反大將軍野東人
討之司馬死而數年矣蓋其靈爲之也其靈今之
松浦明神是也曰然則佛氏之說有此乎何子平
生酷排釋氏乎曰善乎子之問也是我公言之秋
也子聽之子聽之昔玄昉因事侍皇后光明而私
焉獨廣嗣知之聞上曰昉以巫蠱私通皇后是可
怒也孰不可怒也上不疑昉却譖廣嗣於是貶太
宰府都督遂令野東人征之廣嗣怒而鞭馬入海
而沒然則昉之淫亂也久矣宜乎其之遭天也又

如廣嗣者則可謂之良霄之流乎霄之事子產一
一辯析之見彼而此亦可見何勞予言烏乎釋玄
昉僧正私于藤后淫于藤室是歟非歟烏乎

火雷神辯

或問管靈奮激震藤氏是否曰管丞相者本朝所
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爲之宗昌泰四年因
左僕射藤時平之讒左遷太宰府都督而薨烏乎
不幸之命矣夫延長八年夏六月二十一日戶部
尚書藤清貫尚書右中丞平希世等於清涼殿爲
雷震死帝惶怖遷常寧殿其外崇福法隆延曆檀

林等諸大寺及大內之燒災皆是所謂火雷氣毒
王之爲也シロサナリ又名火雷神此二名者俗說也不足取
之凡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或謂程子
曰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
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
當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
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人作惡有惡氣與
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
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
亦惡氣也或又問胡氏曰雷何爲而然者有形耶

有神耶曰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
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言非如異端所謂龍車
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凡天地造化之迹
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恠偽誕之說而終不能
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按春秋僖公十五年秋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氏曰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杜氏謂震者雷電擊之隱慝非法所
得尊貴罪所不加故云爾夫時平等有讒譖之罪
是人所共見也有貴戚之爵是罪所不加也然其
不善與夫天地之惡氣相遇是理之必然也何有

如所謂天神之眷屬使者別有火雷神使之然之
理乎其誣不待余言而明矣曰時平何不遭震乎
曰清貫希世黨于時平之隱慝故及時平幸而免
又崇福已下及大內者亦唯災而已天火曰災人
火曰火又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平氏遷都辯

按國史云神武天皇元年辛酉始即皇帝位于日
向州宮崎郡五十九年己未冬十月東巡守至于
大和州柏原而都是謂柏原宮或作檉原自此下至景
行天皇共十二代者都于和州而不徙于他州成

務天皇元年都近江州滋賀郡神哀天皇二年秋
九月遷都長門州豐浦皇后神功都和州輕嶋明
宮應神天皇都和州岩根稚櫻宮仁德天皇元年
都攝津州難波郡高津宮履中天皇二年都和州
十市郡及正天皇元年都河內國柴籬宮允恭天
皇四十二年都和州飛鳥宮雄略天皇二十一年
都和州泊瀨朝倉宮繼體天皇五年都山城州綴
喜十二年遷乙訓宣化天皇元年都和州檜隈入
野孝德天皇建元大化元年都攝州長良造宮于
豐崎齊明天皇二年都和州岡本天智天皇六年

春三月己卯遷都于近州志賀大津宮天武天皇
元年秋九月移和州岡本宮今年大友皇子亂故
無遷都禮持統文武二代者造宮于和州藤原元
明元正聖武孝謙廢帝稱德光仁七代者都和州
平城平城所謂奈良也桓武天皇延曆三年冬十
月二日自奈良京春日里遷都于山城州長岡十
二年春正月遣御史大夫藤小黒尚書左丞紀古
佐美及僧賢璟等相城州葛野郡宇多村新城之
地復奏曰見此地勢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
武四者相應之地也最足定帝都焉於是十有三

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一日自長岡徙都焉謂之
平安城自古諸州諸郡多建都宮未有善焉故帝
詔郡臣陶造八尺之土偶人介冑帶鐵弓矢瘞之
于東山之下而西面矣爲使其守護此京故号曰
將軍冢蓋欲此京之長久而不遷於他州也嵯峨
天皇之御宇也有事將遷都公卿群臣及天下之
人民憂之帝則已其後及高倉天皇治養四年夏
六月二日平相國清盛奉幼主安德天皇也遷都于攝
州兵庫福原叡山衆徒捧狀奏新舊二京之利害
凡十七條廢舊貶新帝亦愁之因此冬十一月二

十三日翠華至自福原復都或曰十二日林子曰清
盛有若董卓高歡朱全忠然自漢已來賊臣竊國
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
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万口高歡自洛陽遷魏於
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阜不旋踵而死曹氏
竟覆漢魏唐之祚終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
由來一揆也夫都城者和州為善是以上自神武
下至桓武大率都焉如有間遷亦為不多城州之
為地又益善故桓武相攸于此為万世不易之事
然清盛誇元舅之權為遷都之事暴虐滔天壞民

屋害人民者不可勝計故我與董高朱之輩列之

管諫議圓爾問答辯

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
為垂聖後無傳焉何也文定曰豈無人耶江西馬
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
門荆公不解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泊收拾不
住一時賢哲盡歸釋氏焉又陳后山為比丘曇潜
作面壁庵記曰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
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其末云夫道一而今
之教者三三家之徒相與詆訾三聖之道非異其

傳與不傳也耶子孔子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
之後則有荀卿曾與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
則有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
子之後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而爲初祖祖
之東六世而爲曹溪曹溪至于今又十有五世而
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張陳二人之歸
于禪乃如此吁不聞吾道之罪乎何爲其言之固
哉又本朝儒者管諫議爲長與禪僧圓爾逢于莊
嚴藏院大相國滕道家爲之地寒溫已相國曰管
公本朝大儒常含釋歷儒今兩雄相遇何有常話

乎輸贏可占耳爾曰兼聞管公從事儒術是否諫
議也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中佛佛授手祖祖相
傳不因師兼爲虛設焉故某自世尊五十五世達
磨已來二十七葉大風之末力雖不揚鴻毛猶以
系受稱釋子以釋例儒亦當然也不知公於孔子
幾世乎諫議不答退而謂人曰我欲與辯圓角道
義彼以世系而言故余且緝口而已此事鍊虎關
載諸元亨釋書辯圓傳以爲門楣吁道之不傳也
夫何爲諫議之不言哉我請述之夫八宗者密者
龍猛法相者彌勒天台者於支那章安華嚴者龍

樹三論者文殊律者優婆塞成實者迦梨俱舍者
天親皆是佛滅已後或數百年或一千年之間出
來者也今附爾之言不因師授爲虛設則夫八宗
之爲設也皆虛而禪者之爲設也獨實乎是大不
然也若自八宗而言之則禪所謂迦葉密附者不
知出于何經乎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亦疑矣又
曰禪至師子尊者而絕矣然則於其異端之中已
互有駁難何至于言我道之事乎烏乎大矣哉我
道之傳也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得其傳乎
百世之下者濂溪周先生也濂溪傳之河南程子
兩夫子程子傳之新安朱夫子朱夫子之後不可
勝計也其所傳者何也道也所謂大學之道也非
向所謂異端之道也其我道者安在哉道遠乎我
欲道道斯至也奈其不欲何若欲之則在于邇不
在于遠邇者何也其書則四書五經其位則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事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則非如口傳耳授密相
附屬者特此心之體隱乎人君躬行之中百姓日

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得其傳耳惜乎夫王張等遂不聞道也又夫辯圓之輩何足筭乎

助字辯

或問林子助字如何曰柳河東答杜温夫書曰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故洪容齋謂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

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諫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入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温夫輩言也唯博見經書以可具眼不易草草言也

絕句辯

詩之自然者在擊壤集擊壤集者邵康節自樂之詩也仲芳梅窓讀易云老屋蕭條傍石陰滿庭積雪碧窓深曉來倚月讀周易一樹梅花天地心九鼎美人如春風云吹則爲寒噓則春美人盎盎滿

腔仁那知顏子和風后又觀河南程伯淳此二首
似康節乎它人道不得底言語或曰比邵翁失於
巧

三體詩古文真寶辯

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學詩則專以三體唐詩學文
則專以古文真寶皆以爲周伯弼林以正有益于
世也寔二集之詩文精審明暢習之則亦有益于
文字乎曰俞雖然失于隘矣念哉

倭漢朗詠集辯

或問四條藤丞相公任之所編倭漢朗詠集其中

詩句和平協于詠吟便于國俗是否曰舜典曰詩
言志歌永言卜商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又曰嗟歎
之不足故永歌之蓋詩歌之旨如此不亦可乎

我朝中古專用白樂天詩是以其風大亂雅唐杜
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
媠語入人肌骨不可去牧之言可謂昌也惜乎世
人淫於其纖艷而不知之烏乎幸有周詩三百在
何舍之取彼乎我偶見彼集白詩多甚剽及于仙
佛之作又悲夫其所謂和平者淫聲之和平也乎
其后藤基俊亦有新撰之編步驟于公任也子曰

惡鄭衛之亂雅樂也曰然則今皆令兒輩讀之不
可乎曰不習四書則亦猶賢乎已

元亨釋書辯

元亨釋書者東福寺海藏院師鍊虎關禪師之所
撰也其書三十卷其立傳也則于史記其著贊論
也則于班馬其分類而首傳智次慧解淨禪等之
類則于序卦其度惣論者則于繫辭其資治表者
則于春秋其凡例者則于左公毅其志者則于兩
漢書寔本朝僧史之權輿乎林子曰吁我道何爲
無人之如此哉師鍊不足庶幾矣黃勉齋有云守

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氏
之說者師鍊有焉使之如此何也以我道之無人
故也若使虎關及門於孔氏則殆庶幾乎或曰豈
惟虎關哉大藏經五百餘函文皆是以我文字借
之而已矣豈惟虎關哉林子曰俞師鍊之於我書
猶盜之於主人也剽掠僭竊爲工耳

又

昔漢楊子雲擬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夫子雲
者醇儒也然識者猶難之彼鍊也何爲者也猥效
易春秋乎僭上之罪不處於逋子雲尚如此而况

於彼乎誠使天下有是書者舉而焚之則其罪將
有以赦矣

放生辯

敏達七年冬天下放生月六日持統三年秋八月
置放生所皆因浮屠之止殺之言也。比來皆然。按
程子外書或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
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
蟻虱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
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
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
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
義。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
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
則爲物。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
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
伊川紫陽之言如此善哉。夫禁殺者仁也。浮屠氏
非不善也。而顛倒錯亂而用之。爲仁者自孝弟始。
浮屠不知五教則孝弟何在。浮屠仁于物不仁于
人者也。乎。夫放生池在唐則顏真卿銘之。在宋則

陸放翁記之支那已有之本朝有之何妨焉易傳
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
漁故歐陽子曰庖犧氏其始教民取物資生以爲
万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之說乃謂殺物
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
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盍笑之也我朝自敏
達持統以來比比而然故余辯之以程朱之言申
之以歐公之論庶幾世人之有少悟也

以上十八篇慶長七年壬寅所作時先生
纔弱冠也少年之作多無副稿者以是准之

而可知其博識多聞也

地震辯補胡氏傳慶長年中作

春秋文公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震動
也地不宜動者也而地之有震也者何周大夫伯
陽甫曰天地之氣若失其序陽伏而不能出陰迫
而不能升於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春
秋何以書記異也其爲記異也者何地道以安靜
爲常而震動是其所以爲異也故書以爲戒也其
爲戒也何陰之宜柔陽而不抗而地之宜柔天而

不震也亦猶如夷狄之進中國而不猾大夫之奉
諸侯而不僭諸侯之事天子而不驕矣大夫之不
宜僭諸侯諸侯之不宜犯天子夷狄之不宜侵中
國也亦猶如陰之不宜陵陽而地之不宜震動矣
而今反是是以有此應孰曰天道遠人道邇哉居
人之上者如何不戒春秋謹而書之天人之際微
矣哉昔管道真作地震辯一篇彼陷于異端之說
何足言焉

浦嶋子辯

万葉集註謂傳稱聖武御宇撰万葉集浦嶋子以

雄略二十二年登仙天長二年歸故鄉此集載浦
嶋子還鄉之事万葉集可爲淳和以後之撰不然
日本紀既云雄略御宇浦嶋子遊蓬萊登觀仙衆
則浦嶋若不歸則何以得知其到蓬萊哉其還鄉
可在舍人親王撰日本紀之前也日本紀之撰在
元正天皇之時則万葉集亦可爲聖武時之撰况
又有平城大同之說乎丹後風土記浦嶋子經三
百餘年而歸本朝神仙傳唯云經百年而歸二說
不同神仙之說渺茫恍惚不可信也夫涉海則有
蓬萊登山則有天台故劉晨阮肇逢天台神女李

少君得海上棗柳毅傳水府書琴高子英之鯉躍
于水面黃赭之龜指南于溪路且令威之鶴集于
華表王質之柯爛於石室如此之類大槩歸於妖
妄然好竒者之所誇小說之所云往往有之浦嶋
子亦其類也加以妖尼之篋浦嶋知其名空海用
其秘是其同黨同妄所謂仙佛同源之說也不亦
誣乎聖人記異而不語怪今此浦嶋子頗似涉怪
雖然世俗之所稱倭歌之所詠既久矣

惟喬辯

俗稱天安元年三月三日惟喬惟仁爭位按沙門

師鍊書謂文德帝有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鬪藝勝
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競馬事訖惟喬有右兵衛
督那都羅惟仁有以將善雄那都羅身體膂力共
過善雄惟仁乞僧惠亮祈之惟喬亦請僧真濟祈
之各求法力然皆以爲惟仁不能得也既而善雄
得勝至帝崩後惟仁即位即是清和天皇也平家
演史謂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文德帝晏駕後
二皇子爭王位誤也且按惟喬母紀名虎之女也
是年既十四歲惟仁母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女
也三代實錄云嘉祥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癸卯惟

仁誕生十一月二十五日戌戌立爲皇太子于時
誕育九箇月也是年僅八歲夫以良房之戚而誕
育之年旣爲太子縱使惟喬望其位豈克得及乎
必不可然也若夫那都羅與名虎倭訓同而一人
則奈何以惟喬之外祖父與力士爭角哉况名虎
死已年久乎那都羅善雄果何爲者乎匹夫之所
爲豈武衛將軍羽林即將之所爲乎亦可以疑焉
此時有參議從三位中宮大夫伴善男者善男善
雄亦倭訓同而可二人善男鳴于朝廷名于世間
其同稱者有之乎亦可以疑焉唯訝浮屠夸說其

析驗以吠虛于民俗傳演于後人者乎於是有一
說中原助教師安世繼物語裏書引貞信公記云
兼平元年九月四日夕參議實賴朝臣來也談及
古事陳云文德天皇最愛惟喬親王于時太子幼
冲帝欲先暫立惟喬親王而太子長壯時還繼洪
基其時先太政大臣作太子祖父爲朝重臣帝憚
未發太政大臣憂之欲使太子辭讓是時藤原三
仁善天文諫大臣曰懸象無變事必不遂焉爰帝
召信大臣清談良久乃命以惟喬親王之趣信大
臣奏曰太子若有罪須廢黜更不還立若無罪亦

不可立他人臣不敢奉詔帝甚不悅事遂無變無
幾帝崩太子繼位云云由是觀之文德之愛惟喬
誠可憐矣本紀載惟喬帶劍并元服之事已昭晰
矣其憚良房而不任己意故若以鬪技之戲或諭
良房以微意乎後世不易知也源信之對帝真大
臣之風也不亦可乎廢立者國之大事也樹子不
可輒易也但帝者之事自有運數在焉豈其力士
浮屠之所能定哉

正保慶安之際先生蒙台命修本朝編年
錄至淳和文德之時考舊記作浦嶋辯惟喬

辯以關古來之疑而解衆人之惑此外編修
之次多所發明者載在其分註今不悉舉

將帥辯關

恕也見倭漢羣書以將帥之職有統督偏
裨之分大小輕重之差其稱號亦有歷代
沿革故設客問爲之答辭而辯析之載在
向陽集先生見而奇之以推廣之作將
帥辯既脫藁而未淨書罹丁酉之災無副
藁惜哉故姑舉其篇目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終

天保二辛卯年夏四月五日於砥用郷寫之

熊藩 中村萬喜直道

羅山君子之釋事也

